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詹惠媛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2+ 目 6+26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編；第 2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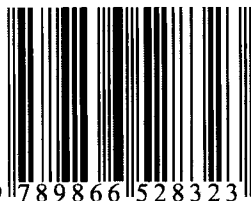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528-32-3 (精裝)

1. 類書 2. 目錄學 3. 研究考訂

041.7

97025836

ISBN - 978-986-6528-32-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6528-32-3

---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

---

作 者 詹惠媛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年3月

定 價 八編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

詹惠媛 著

## 作者簡介

詹惠媛，1980年出生於臺灣省臺北縣，1999～2003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2003～2008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碩士論文階段以研究《古今圖書集成》之故，期間對清朝宮廷藏書、典制沿革、學術文化多所關注，對歷代史志、官簿、私錄及類書相關研究論著亦能廣泛研讀，係以圖書文獻學、目錄學、類書研究為學術志趣方向。主要著作：1.「『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老子生死智慧管窺」（學士論文），2.「《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碩士論文），3.「《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回顧（1911～2006）」（《漢學研究通訊》27卷3期）。

## 提 要

《古今圖書集成》纂輯於康熙中晚期、成書於雍正朝，係清朝圖書史上之代表性文化工程，主要反映清初康熙盛世知識世界之宏觀全景，與其後乾隆朝叢書《四庫全書》之纂修同具里程碑意義。在結構特性上，《集成》為「類分型」類書之代表，設立經目、緯目，縱橫交錯，其體例編制之完善賅備，造就古代類書之典範、總結地位；其中《集成·經籍典》為該類書之一部居，又本身涵具書目性質，故該典實可視為一部以類書分類思維纂輯之書目，編制方法獨樹一格，與傳統圖書目錄迥異。本文之撰述，即以探討《集成》——尤以《集成·經籍典》為主體，著重目錄學議題之析論，實際深入文獻內部進行探究，以闡發《集成》暨《集成·經籍典》奧博而精、縝密而宜之體式結構特徵。

本文於開端主要利用近人研究成果並參酌有關史料文獻，著力於梳理《集成》版本、編纂、形制方面之總體概況，再則分別就《集成》與《集成·經籍典》探究其前承於諸書之體式淵源，進而將《集成·經籍典》所涵攝之書目體制特質彰顯開來，或探其著錄形式、引文義例、按注作用，或考類書之經籍部類沿革，或勘其與傳統簿錄之異，要以「類書暨書目」纂輯體式之結合探討，內化為貫穿全篇之研究主軸。最末，本文企盼由文獻研究、史學研究、文化研究三大方向獲致開展線索，藉他山之石，展望未來對於《集成》後續研究之可行作法，是為本文潛心探究之向度。

# 自序

本論文之選題，最初承蒙授業恩師 鄭恆雄教授之指導啓發，師希冀筆者能由《古今圖書集成》體制類例角度切入，以此做為整體探究之主軸。爾後在圖書文獻學與目錄學相關著作之研讀中，陸續發掘〈經籍典〉於目錄編制史上之獨特結構與價值，進而產生將類書研究與目錄學研究意識結合之發想，緣此縮限以〈經籍典〉做為《集成》體制析論之中心，擬於此一可行之研究範圍內進行微觀審視，遂有本論題之訂定。

筆者長期投入文獻蒐羅與文思梳理工作，始自 2005 年秋，而蘊釀以〈經籍典〉體制為主體考察範疇，亦於是時。研究之初，僅有大陸學者裴芹之數篇《集成》體制相關專文可資參酌，尚有前人零星篇章，然實際可循者寥寥。後至 2007 年夏，於研究計劃提出之同時，始獲悉中研院文哲所「《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文獻價值」專輯出刊，其係以經學文獻內涵為著眼點，要能截彼之長而補己之短，而今或可與本文體制框架研究，視為互輔之兩翼。論文撰寫過程中，縱使深知一己學識之鄙薄，仍需終日探求精進之底限，猶《集成》主編者陳夢雷初嘗以「蚊力負山」示其擘劃之艱辛，或可比擬本文撰作三年之心緒寫照，故於研究暫告段落之際，更加感佩夢雷以二十餘年主事經營全書之苦心孤詣。三年潛心探究中，偶感茫然無措，即思以朱熹：「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獸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己卻未先要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秉此一份熱愛冷板凳之堅持憨勁，置之寸心之間，知曉唯有虛心、歸零，方得容納、汲取。

於輔仁文學院修業期間，隨著時序荏苒推移，它是從零至六十、踏實日積的歷程，而自中文系邁入圖資所，步伐或許緩慢，但期沉穩。謹將此作獻

予父母摯親與諸位師友，感謝往昔胡師幼峰、趙師中偉之勉勵，高師錦雪於報考研究所前之指引，鄭師恒雄於修業與論文撰作期間，為學生開啓類書、目錄學之研究門徑與視域，審查委員蘇師精、藍師文欽對本文之剴教與謾正，今於此并申謝忱。誠願往後在學海探求沙中世界、花裏天堂的無數時刻，皆能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自省自勉。

詹惠媛 謹誌於輔仁文華、文開



#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9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0
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15
第二章 《古今圖書集成》相關研究資源與文獻回顧	19
第一節 《集成》研究資源	19
一、版本淵源	19
二、研究工具	29
三、分部單行	38
第二節 《集成》文獻回顧	40
一、圖書文獻學著作	45
二、類書綜論文獻	47
三、專題研究論述	48
第三章 《集成》暨《集成·經籍典》編纂原委與編者學養考察	63
第一節 《集成》編纂原委	63
一、編纂動機	63
二、編纂始末	68

三、編纂分工	72
第二節 《集成》暨《集成·經籍典》編者學養	76
一、《集成》編纂者——陳夢雷	76
二、《集成·經籍典》分纂者——金門詔	80
第四章 《集成》暨《集成·經籍典》通部形制與 體式源流探討	85
第一節 《集成》通部形制	85
一、凡例規範	85
二、經緯層級	89
三、整序原則	95
第二節 《集成》暨《集成·經籍典》體式源流	96
一、《集成》類書體式之源	96
二、《集成·經籍典》書目體式之源	102
第五章 《集成·經籍典》之體例編制探微	113
第一節 微觀框架	113
第二節 著錄體式	117
一、「彙考」著錄體式	118
二、「總論」著錄體式	124
三、「圖」、「表」著錄體式	125
四、「列傳」著錄體式	125
五、「藝文」、「選句」著錄體式	126
六、「紀事」、「雜錄」、「外編」著錄體式	127
七、「易學別傳」特例	129
第三節 引文義例	129
一、匯合官方尊經政策	129
二、述明典籍編修原委	131
三、考察學術流變脈絡	132
四、輯錄序跋敘釋文字	134
五、逐收相關書目著述	135
六、揭示評議辨駁之論	136
七、廣納人物事蹟傳記	137
八、薈萃佳文錦言之句	139
九、泛採瑣聞雜篇異事	139



第四節 按注作用	140
一、考辨事目原委，始末展卷可知	143
二、綜覈條目載記，諸事關聯可得	147
三、釐定排序之則，事物先後可繫	148
四、述明擇錄之理，存汰情由可循	150
五、制定析分之例，錄文詳略可參	152
六、標註據考文獻，材料徵引可稽	155
七、指陳往籍得失，書篇良窳可論	157
八、附釋瑣細條項，隨文查驗可據	159
九、略闡學說大要，經籍流傳可察	160
十、透顯纂輯意識，學術趨向可判	162
第六章 《集成·經籍典》之分類架構研析	165
第一節 類目訂定與歸類排序問題討論	165
第二節 類書經籍藝文部類之沿革考索	176
一、考形式演變——《玉海·藝文部》與《集成·經籍典》	181
二、考部類範疇——《淵鑑類函·文學部》與《集成·理學彙編》	190
三、小結	195
第三節 與圖書目錄之分類輯錄法鑑別	197
一、考立類組織——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與《集成·經籍典》	197
二、考輯錄方法——《文獻通考·經籍考》與《集成·經籍典》	205
三、小結	210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213
第一節 《集成》暨《集成·經籍典》目錄學意義及缺失總結	213
一、影響價值	213
二、缺失平議	215
第二節 本研究成果	216
一、研究文獻資源方面	216
二、編纂過程人物方面	217
三、總體形制流略方面	218

四、書目體例編制方面	218
五、書目分類架構方面	219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	220
一、文獻研究方面	221
二、史學研究方面	222
三、文化研究方面	222
主要參考書目	225
附 錄	239
附錄一 《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6）	239
附錄二 《古今圖書集成》分部單行書目	253
附錄三 《集成·經籍典》按注引證釋列表	257
圖 表	
圖 1-1 研究架構圖	15
圖 2-1 《古今圖書集成》版本源流圖	19
圖 3-1 擬《古今圖書集成》編纂分工圖	75
圖 4-1 《古今圖書集成》部目層級圖解（一）：以〈職方典〉為例	91
圖 4-2 《古今圖書集成》部目層級圖解（二）：以〈考工典〉為例	92
圖 4-3 《古今圖書集成》經緯交織結構圖（一）：以〈順天府部〉為例	94
圖 4-4 《古今圖書集成》經緯交織結構圖（二）：以〈醫部〉為例	94
圖 5-1 「彙考」著錄體式圖解（一）：編年之體	118
圖 5-2 「彙考」著錄體式圖解（二）：錄典籍序跋之體	120
圖 5-3 「彙考」著錄體式圖解（三）：錄歷朝書目之體	122
圖 5-4 「總論」著錄體式圖解	124
圖 5-5 「列傳」著錄體式圖解	126
圖 5-6 「藝文」著錄體式圖解	127
圖 5-7 「紀事」著錄體式圖解	128

圖 6-1	《集成·經籍典》分部結構示意圖	167
表 2-1	《古今圖書集成》前四種版本比較表	25
表 2-2	《古今圖書集成》索引與目錄編製一覽表	29
表 2-3	《古今圖書集成》分部單行書目彙整表	39
表 2-4	1998~2005 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引用《古今圖書集成》頻率統計表	60
表 3-1	陳夢雷生平行事繫年表	65
表 3-2	《古今圖書集成》編纂始末紀事表	69
表 3-3	擬「古今圖書集成館」預事人員表	73
表 3-4	陳夢雷編著簡表	76
表 4-1	《古今圖書集成》凡例層級規範表	86
表 4-2	《古今圖書集成》經目層級簡列表	90
表 4-3	《古今圖書集成》緯目內容簡釋表	92
表 4-4	《古今圖書集成》緯目主次整序表	95
表 5-1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經目、緯目框架列表	114
表 5-2	《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按注分佈統計表	142
表 6-1	歷朝書目之經學類目沿革表	169
表 6-2	歷朝類書之經籍藝文部類類目列表	177
表 6-3	《玉海·藝文部》與《集成·經籍典》類目沿革比較表	182
表 6-4	《淵鑑類函·文學部》與《集成·理學彙編》部類範疇對照表	192
表 6-5	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與《集成·經籍典》立類組織對照表	198
表 6-6	《集成·經籍典》「彙考」析分歷朝書目類名表	202
表 6-7	《文獻通考·經籍考》與《集成·經籍典》輯錄特性比較表	210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中國圖書文獻體制發展之碩流中，類書以其「縷析條分」、「靡所不載」之鮮明個性匯聚為一澎湃支流，此一支流自有其紛繁之淵源與生成之契機，就一般學者之共識乃以曹魏時期《皇覽》之纂（三世紀初，220~222）為類書體例正式形成之權輿。<sup>〔註1〕</sup>此一文獻體制經長時蘊釀、問世後，歷魏晉六朝之起、唐宋之興、明清之盛，其體例因時代條件、需求不一而「應時適變」，不斷保持新變能力以服務於當代社會是為類書文獻體制之文化職能。<sup>〔註2〕</sup>約歷一千五百年之發展過程，逮至清初康熙時期《古今圖書集成》（十八世紀初，1701~1728），其體例編制之完善賅備，造就古代類書之典範、總結地位，此絕非驟然生成，蓋經長期文化資源之累積、編輯能力之充實而逐步推陳出新。大凡一文獻整理活動之形成，需繫於時代社會背景、經濟物

---

〔註1〕 可參考：張滌華，《類書流別》，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頁7~15；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新1版（北京：中華書局，民國94年），頁1~18。關於類書起源之說，歷來說法頗夥，然並非本研究之重點，此處即不贅述。而一般學界較為公認之意見，多從南宋·王應麟《玉海·藝文·類書》卷五十四：「類事之書，始於《皇覽》」之論，後世學者沿用之，並由類書體例、編輯方式、引錄材料等面向進一步為之辨明。如近代類書研究之著名學者張滌華、胡道靜均從此說；張氏與胡氏兩書論述材料頗豐，可取之詳參。

〔註2〕 有關類書因時代需求而保持新變能力之相關論述，可參考：孫永忠，「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博士論文，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94年6月），頁197~203。

資條件、學術思潮風尚等眾因素和合，並適應於內在文化發展動機、文治需求，編纂者於是據當代條件與需求，或糾合前代諸書體例編制之長，抑或創改諸書之失以符合其編纂目的；而在此編輯體例框架之涵負功能下，遂實現文獻之整序與定位，即藉由文獻內涵價值之分判而進行文化地位重構，以達成與外在文化現實模式之調諧。<sup>〔註3〕</sup>此調諧、融通之結果表現於類書體制中，即外顯為其類目知識結構，故類書之類目知識結構，實則是與當代學術文化思維相互透顯、適應之成果展現。

以萬卷巨帙形構、採官方銅活字刷印之《古今圖書集成》(後文簡稱《集成》)即是於類書發展史上之總結性、清朝圖書史上之代表性文化工程，其纂輯於康熙中晚期、成書於雍正朝，主要反映清初康熙盛世知識世界之宏觀全景，與其後乾隆朝叢書《四庫全書》之纂修同具里程碑意義。在清初學術界博大恢宏之氣象輝映下，《集成》承載著上古至明末清初豐沛的圖書文獻資源，交織著清初官方與學界之學術文化網絡，融貫著主編者陳夢雷個人之學養思維意識，其體系博瞻、經緯井然，乃就分類彙編之統籌形式進行文獻之深化加工。全書係以文獻內容為分析單位，以三級部類層次為組織基礎，統括為六彙編(一級經目)、三十二典(二級經目)、六一一七部(三級經目)，其〈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大彙編象徵「六合」、「三才」萬有之全然涵負，構成《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德、用世思想之秩序格局，<sup>〔註4〕</sup>誠是《中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精神內涵之具體發揮。<sup>〔註5〕</sup>而以

〔註3〕 周德美，〈文獻系統化加工與文化演進〉，《孔孟學報》，80期(民國91年9月)，頁303~304。該文對於文獻加工與文化內涵關係之論述極深刻，以為「不同的文明階段、不同的社會政治結構、不同的文化心態具有不同的文化動機，文獻整理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必然會反映文化動機的這些變化，它將因此而運用注釋、評論、歸類、彙編等切實有效的方式改變文獻的文化地位狀況，達成文獻固有文化信息與現實文化模式的調諧。」《集成》於編制體例之革新與思想體系之賅備，較之清初康熙朝其他敕修類書之纂，實更能突顯、代表此一時期學術文化趨向、內在動機需求與知識結構模式。

〔註4〕 (清)陳夢雷原編；蔣廷錫等重校，《古今圖書集成》，第1冊(臺北市：鼎文，民國66年)，凡例、雍正御製序文。關於《集成》六彙編之內在繫聯，〈凡例〉開宗即云：「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彙編首〈曆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既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參贊，則聖功王道以出，次〈理學〉、〈經濟〉，而是書備焉。」〈雍正御製序文〉指出六大彙編之統為一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於是矣」，顯受《大學》核心思想之寢貫。

〔註5〕 (清)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16

《集成》之體大思精、隸事秩然，古代知識資源在其多維面向之揉合下，關乎學術、文事之知識面向則於〈理學彙編〉統勒為一編，〔註6〕而隸屬於〈理學彙編〉——居其首典地位之〈經籍典〉（後文簡稱《集成·經籍典》），則是具體而微的古今典籍學術發展史之折射，該典收錄內容大致包含歷代經史典籍、圖書文化、目錄文獻等主題材料，共纂為五百卷。其總分為六十六部，約以四分法為序，係為清初康熙時期經籍典制文化之微觀同構，其各部「彙考」編年部份則是上古至明末清初學術文化脈絡之動態發展體現，在編者累積、總結歷代典籍學術之整體概況流變，並廣泛汲取前代史志、典制體史書之編纂經驗上，視野開闊、搜羅宏富，使其具有較高之史料學術價值。〔註7〕質言之，《集成·經籍典》於《集成》全書中之性質地位，猶史書中之經籍藝文志、考，〔註8〕然以《集成·經籍典》區別種類事蹟、詳其源流本末，透過類書纂輯形式之主題分類與剪裁排比，其對於文獻材料考述、梳理之細緻全面性，則為史志或傳統簿錄所未能及也，故在目錄編制史上係有其獨特意義。

綜觀近人於書目總錄及一般圖書文獻學論著中，咸以《集成·經籍典》為清前期官修書目之肇始。首先在通代或斷代書目考部份，如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註9〕將該典列於「史乘目錄」通紀古今之藝文志一類，尤可注意在此一類中與清初《集成·經籍典》同列者，尚有宋元之際典制體史書《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以及類書《玉海·藝文部》，其間應具有相

冊（上海：上海古籍，民國91年），頁38~39。陳夢雷〈進彙編啓〉一文中述明《集成》（初名《彙編》）編纂之起因，乃鑑於「《三通》、《衍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此乃點出編者意圖透過《集成》之纂以達成「廣大精微」之整體編制改善目標。

〔註6〕同註4，凡例。關於《集成·理學彙編》之立類編排，其〈凡例〉所述如下：「理莫備於六經，故首尊〈經籍〉；學成行立，倫類判矣，故〈學行〉次之；文以載道，其緒餘也，故〈文學〉又次之；書契之作，典籍之權輿也，故〈字學〉亦及之。」

〔註7〕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中國歷代經籍典〉出版說明》，在《中國歷代經籍典》，第1冊（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民國82年）。該文以為《集成》暨《集成·經籍典》之纂乃汲取典制體史書「三通」——唐·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之編纂經驗。

〔註8〕中華書局編輯部，《〈中國歷代經籍典提要〉》，在《中國歷代經籍典》，第1冊（臺北市：中華書局，民國59年）。

〔註9〕梁子涵編，《中國歷代書目總錄》（臺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民國44年），頁27。

當之取法淵源關係；梁啓超編《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註10〕則將該典列於「官錄及史志」之清朝部份，然梁氏以爲該典可取者僅在史料存佚價值，而對其體例則有所鄙夷，梁之評述實非公允；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註11〕對該典之史志目錄匯總價值與分類方法之獨創性，做了較爲客觀精簡之說明。而在一般圖書文獻學論著中，如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註12〕、焦樹安《中國古代藏書史話》〔註13〕、傅玉璋、傅正合著《明清史學史》〔註14〕、李致忠、周少川、與張木早合著《中國典籍史》〔註15〕、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註16〕各論著均能重視《集成·經籍典》於清前期國家編目工作之引領價值，並提出其後乾隆朝繼之而編者——即官修目錄學巨著《四庫全書總目》，雖前者之影響與代表性未能及於後者，然《集成·經籍典》在清前期之目錄學史上係具有一定地位。即此而論，《集成·經籍典》爲類書中之一部居，又其本身涵具書目性質，故該典實可視爲一部以類書分類思維纂輯之書目，編制方法獨樹一格，與傳統圖書目錄迥異。故於目錄學之考察視角下，由於類書之體式框架是支撐其知識結構之要素，欲使文獻與文獻之間形成整體有機之繫聯，主要則賴其所運用之目錄學方法、編例原則，而《集成·經籍典》既是《集成》中關乎書目、典籍之總合代表，其於目錄學方法之應用，當更能妥善、靈活而融通；是以，本文欲探討《集成》而尤以《集成·經籍典》爲主體，著重目錄學議題之析論，探究其體例、分類之外在形式與內在緣由，故欲以類書暨書目之「體制」〔註17〕——突顯作爲本研究主要考察視角，對於《集成》全書

〔註10〕 梁啓超，《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臺一版（臺北市：臺灣中華，民國47年），頁37~38。

〔註11〕 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濟南：齊魯書社，民國86年），頁39~40。

〔註12〕 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人民，民國79年），頁334~335。

〔註13〕 焦樹安，《中國古代藏書史話》（臺北市：臺灣商務，民國83年），頁142~143。

〔註14〕 傅玉璋、傅正合著，《明清史學史》（合肥：安徽大學，民國92年），頁259。

〔註15〕 李致忠、周少川、與張木早合著，《中國典籍史》（上海：上海人民，民國93年），頁421~422。

〔註16〕 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北京：紫禁城，民國94年），頁531~532。

〔註17〕 本研究欲以《集成》暨《集成·經籍典》之目錄學體制形式與內涵爲探討主軸，因此係以《集成》整體之「類書體制」與《集成·經籍典》具類書性質之「書目體制」義爲主，詳加探究其體例編制、分類架構等目錄學議題，於題名則係以「體制」一詞統攝之，而文中時或以形制、體例、體式、類例等名詞相稱，係隨前後文義稍事變通，實均指其書中結構特性言，故各詞皆可互通。

類目知識結構之整體外顯意涵則未及論就，本文僅以《集成·經籍典》之目錄學體例編制及其分類架構做微觀探析。

再如前所述，文獻整理活動需由眾多複雜因素之牽動方能促成，而《集成》以其體系之周闊、體例之嚴密著稱於世，為歷史上較為傑出之文獻整理工程，若再深入瞭解其纂修背景，則可進一步觸及《集成》之成就何以高出諸類書之因；事實上，有關《集成》纂修之歷史背景，如編者際遇、成書原委向為學界關注較力之議題。康熙朝《集成》與乾隆朝《四庫全書》同是清官方組織之大型圖書編纂工程，然或因政爭因素，有關《集成》成書歷程之傳世史料卻極為有限，而經由史家之考辨推論，其編纂原委至今於學界約已形成基本共識。《集成》原編者與康熙首次立館之主持人係為清初學者——陳夢雷（字則震，福建侯官人，1650～約1741），一生仕途困蹇；〔註18〕而書首唯一列名之蔣廷錫則為雍正重行開館之重校者。《集成》初名《彙編》，為陳夢雷於皇三子允祉處侍讀時期所纂，是書之纂，約以康熙四十年（1701）為始，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初稿告成、規模略定，其後再經長時補充修訂，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進呈，欽定改名為《古今圖書集成》，同年立館加工，由陳夢雷統領八十人於館中工作，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定稿並始刷印，然刷印工作因康熙帝逝後（1722）、夢雷再度遭貶而中斷；於雍正元年（1723）重行立館，帝命蔣廷錫等賡續其事，未於雍正六年（1728）全數竣工，共印為六十四部。《集成》成書後，係以欽定、官修類書之稱行於後世，誠然，因清官方提供足夠之纂修、刷印資源，方有《集成》煌煌巨構之佳績，但就實際面而言，該書於纂輯之始（1701），其整體凡例架構係由夢雷一手擘劃，誠可謂為此一文化工程之藍圖設計者；該書於開編十五年後（1716）正式立館，至此方獲得較為充分之人力、物資，斯可想見此前夢雷發憤編述之志、苦心經營之功，實為此一藍圖之主要施工者，遂成如此思緻細密之縮合。

而觀《集成》編者陳夢雷窮究二十餘年之力（1701～1722）迸發學術熱情，不畏繁難、傾注於此，後雖因故未能竟其事，然夢雷欲以修書之舉，成

〔註18〕陳夢雷生平行事可詳參：張玉興，〈陳夢雷〉，在《清代人物傳稿》，清史編委會編，上編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民國84年），頁353～362。陳夢雷生平際遇甚為坎坷，其一生捲入兩次政治事件而二度含冤流放至東北，首次流放係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後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赦免回京並於皇三子允祉處侍讀，《集成》即纂於此一時期，其後則於雍正帝繼位後（1722末）再度遭謫。可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其個人名山大業之願，若非識見廣博深厚者則不能為也，故近代學者謝國楨先生於〈陳則震事輯〉論曰：

昔鄭樵〈上宰相書〉云：「其書（按：鄭樵《通志》）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按：司馬遷《史記》），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則震生於夾漈之鄉，其學蓋亦類是。所編《圖書集成》，蓋欲成一家之言，繼鄭氏而作，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亦與鄭氏之旨趣相同。（註19）

蓋司馬遷窮而後工，戮力著書，乃創正史紀傳之體，而鄭樵（夾漈）《通志》本於《史記》，又陳夢雷（則震）覃思精研，汲取前賢史籍體例之優長，以《集成》之纂為其晚年全心之所嚮；再觀鄭樵所謂「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修書不同體，然後為自得之工。」（註20）則更能明白古代文人志士修書之深詣。由是觀之，《集成》之體例形制固為類書，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實則超脫於類書，其編纂極為重視史法，乃受史書體裁影響至深，但以博綜群書之類書形式展現編者之腹笥架構耳。故清·張廷玉《澄懷園語》中，尚以「古今未有之奇書」稱之：

自有書契以來，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廣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實古今未有之奇書。……自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成帙，以多為尚，非有翦裁釐正之功。當時即有譏其冗濫者，以《古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註21）

張廷玉於雍正朝曾受賜《集成》兩部，而在此段文字中，張氏尚將《集成》與明初「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之「韻分型」類書《永樂大典》做一簡要比較，其以類書體例角度著眼，肯定「類分型」類書《集成》具執簡馭繁之效、翦裁釐正之功。又清·法式善《陶廬雜錄》亦嘗進一步於明清三巨書進行較論：

〔註19〕 謝國楨，〈陳則震事輯〉，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民國93年），頁207。按陳夢雷字則震，鄭樵號夾漈先生，陳、鄭均生於福建，故云同鄉。

〔註20〕 〔宋〕鄭樵，《夾漈遺稿》，卷三。轉引自：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武漢大學，民國88年），頁205。

〔註21〕 〔清〕張廷玉，《澄懷園語》。轉引自：〔清〕劉聲木，《菴楚齋五筆》，卷三（北京：中華書局，民國87年），頁945～946。